



2.739

张帆 宋书麟 校注

陰鏗詩校注

兰州大学出版
一九八八年

责任编辑：杨效杰

封面设计：邹人钢

书名题签：郑春生

扉页题签：吴绍烈

阴铿诗校注

张帆 宋书麟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兰州大学校内)

中国科学院近物所科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4.25 字数50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311—00171—4/G·42 定价1.35元

阴铿诗校注序

阴子坚诗，曾为李白、杜甫所师法，于南北朝诗歌史中，有其重要地位。惜其诗今仅存三十四首，且无全注本。一九八七年春，退休多暇，不揣浅陋，就其中难解之词句，为之笺释，名曰《阴铿诗笺》（见《红柳》一九八七年第五期）。是年四月，张帆、宋书麟二君以所撰《阴铿诗校注》稿见示，搜隐抉幽，句斟字酌，用力甚勤；而于难解之词句，不作穿凿附会，径注曰“未详”，盖其慎也。余因取《阴铿诗笺》为之补苴，阙者补之，误者正之，阅两旬而毕。清人临川李穆堂尝有言曰：“注书难，注唐以前书尤难。盖世远则古书多亡不见，故虽博赡者犹难之，况未亡者尚多未见，

安能注哉？”二君知难而进，既勤且慎，终于成书，殊堪赞叹。且年富力强，吾知他日必更有进益，理董桑梓文献，为文化建设事业作更大贡献。二君勉之哉！

公元一九八八年七月，武威李鼎文序于兰州西北师范大学。

诗人阴铿及其创作简论

—

诗人阴铿是南朝陈时著名作家。他在文学史上与和他同时而稍早的梁朝优秀诗人何逊（？～518）齐名，并称“阴何”。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他自述作诗甘苦的《解闷》诗中曾写道：“颇学阴何苦用心。”又在《与李十二白寻范十隐居》诗里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赞赏之意溢于言表。

阴铿，字子坚，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他自幼聪慧，五岁诵诗赋，一日千言。年长以后，博涉史传，学问非常渊博，文思敏捷过人。梁朝时，他曾任湘东王法曹行参军。

入陈以后，在文帝天嘉中，初任始兴王中录事参军。一次，文帝要宴会群臣，饮酒赋诗。当时任光禄大夫太子少傅的另一位诗人徐陵向文帝推荐了阴铿，文帝立即召见他预宴，让他以新成的安乐宫为题赋诗。阴铿援笔，一挥而就，文帝非常叹服，赞赏他的文采。后任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等职。

阴铿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诗歌由《诗经》到两汉、魏晋以来的古体诗向始于初唐的近体诗（又称今体诗或格律诗）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所产生的新体诗，为格律诗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是不容忽视的大功绩。但同时，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也有所发展。到了梁朝以后，梁简文帝提倡新体，好作艳诗，一些文人推波助澜，于是产生了“宫体”诗。它用雕藻浮华的形式寓色情放荡的内容，使梁朝的诗沿着“转拘声韵，弥尚丽

靡”①的道路发展。由于“宫体”诗的逆流泛滥，浮艳绮靡的诗风统治了整个诗坛，标志着诗歌创作的没落。陈、隋两代，这种风气继续发展，相沿近百年。

在当时能够自拔于这种风气之中，有所建树的作家实在是太稀少了；而就在这种变态心理和低级趣味左右诗坛的整个梁、陈时代，也只有少数的诗人写出了少数内容比较健康的作品。阴铿就是在这样一种浮靡诗风中，能以他的作品给当时的诗歌创作带来一些清爽气息的比较优秀的诗人之一。

阴铿在诗歌创作上，善写五言新体诗，清思亮笔，非常出色，很受当时人们的推崇。他是我国诗歌从魏晋向初唐发展的这一特殊阶段上，具有一定时代意义和重要地位的诗人。正如后来的评论家所指出的，他的诗“一洗《玉台》之陋，顿开沈（佺期）宋（之问）之风。”既继承了魏晋以

来诗歌创作从内容到形式的优秀传统，又为唐代格律诗的形成打下基础，开了先河。

据史书记载阴铿原有作品集三卷，但现在已经失传了。目前保留下来的诗一共只有三十四首。这些诗，总的来看，虽然创作视野并不开阔，但内容比较健康，感情真挚自然，风格清秀流丽，讲求音律，琢句新俊，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二

山水诗，是阴铿创作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充分显示了阴铿诗的创作特色。

久滞宦海的阴铿，也许苦于创作天地的太狭小了。他发现，为官升迁，迎来送往，下察民情的机会，正好使自己能步出官邸，来到祖国大好河山的怀抱之中，领略大自然的纯真之美；

在凭吊历史遗迹的时刻，发现和感受到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深沉含蓄的内心感受与水光山色交融一起，形成了阴铿的山水诗。这些以描写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的诗歌，是阴铿诗中的上乘之作，也是决定阴铿诗整体价值的主要部分。透过浑圆熟练的艺术手法，我们感受到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对友人的诚挚，对祖国美丽山川的赞美之情。在美的享受之中，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阴铿的山水诗，在遣词造句上颇费匠心。虽是“寻常景物，也必摇曳出之，务使穷态极妍，不肯直率。”②在他的山水诗里比较好的又几乎都是写江上景色的。如写送友而未及相见、怅望去帆的《江津送刘光禄不及》；写春水浩淼、风日晴丽的湖上景色的《渡青草湖》；写月夜江行的《五洲夜发》、《晚出新亭》，以及登山览胜、留连光景的《开善寺》等等，这

些诗仅从标题就可以使人联想到所写的内容。

例如为人们所称道的《晚出新亭》：

大江一浩荡，离悲足几重？
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
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
九十方成半，归途讵有踪？

这是一首送友或游子远行诗。全诗写舟行江上的情景。开始两句点出了登舟出发时的离愁别绪，大有“悲莫悲兮生别离”^③之感。接着四句描写江上景物：潮势虽已低落，但波涛还象车盖一般铺压着江面；天空云雾，一片迷漫，岸上青山茫然，已不成峰峦之状。因为江阔、云昏，所以听到的、看见的只是戍鼓、山松而已。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状物写景着意刻画，形象生动鲜明的特点，也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枚乘《七发》中所

描述的“江水逆流，海水上潮。……波涌而涛起。……其少进也，浩浩沆沆，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这样荡人肺腑的奇妙意境。最后两句以“行百里者半于九十”④这个意思说出了长路跋涉到末后更难的道理，而在这“浩荡”的行程中，哪有归来的足迹踪影呢？流露了离别悲伤的情绪，紧紧与开头两句相呼应。全诗文思清新，含蓄有致，诗人不光刻意追求好句子，也比较能注意通篇的完整，这也是阴诗的突出优点。

又如《江津送刘光禄不及》一诗，全诗是写送刘而迟到了，没有见到友人，只好独自伫立江边，目送远去的征帆而无限怅惘的心情。从“依然临送渚，长望倚河津”开始，到“如何相背远，江汉与城闉”结束，中间用六句三十个字，既写出了江上、岸边的景色，又写出了依恋、怅望的心情，而又从景物的描写中反映出了时光的

推移，点明了诗人自己独立伫望之久。

“鼓声随听绝，帆势与云邻”写出了一幅船已远去“孤帆远影碧空尽”的江上景色；“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送行的人已经转回，停泊船只的地方已是一片空旷，只有飞鸟在天空盘旋，更显出作者的孤独怅然。“林寒正下叶，钓晚欲收纶”，在傍晚的寒风中，树叶纷纷下落，钓者也正要收起钓丝回家了。整个诗的构思非常完整，诗人笔下所选取的景物也是特定环境中的典型事物，而又善于细致的刻划，景情交融，造意清新。

再如：

夜江雾里阔，新月迥中明。

溜船唯识火，惊鳧但听声。

——《五洲夜发》

洞庭春溜满，平湖锦帆张。……

带天澄迥碧，映日动浮光。

——《渡青草湖》

大江浪犹静，扁舟独且征。

棠枯绛叶尽，芦冻白花轻。

——《和傅郎岁暮还湘洲》

莺随入户树，花逐下山风。

栋里归云白，窗外落晖红。

——《开善寺》

这些诗，声调既亮，色彩鲜明，清新自然，对仗工整，毫无齐梁晦涩习气，颇有谢朓诗的风致。

咏物，是阴铿诗的另一重要内容。咏物以抒情这是历代诗人笔下常见的表现手法，而阴铿的咏物诗大多寄意尤深。往往在对所咏之物的细腻描写中抒发作者对尘世、对生活的独到思考，以及对信念、对嘉行懿德的向往和肯定，有较深的哲理性。如，傍晚江边观钓，面对眼前清澈而恬静的江水，油然产生“寄言濯缨者，沧浪终滞游”的兴趣，自然地表达了诗人洁身自好的人生态度（《观钓》）；诗

人久居官场，怎样才能不为官场的俗浊风气所感染，保持清白名节？这种苦恼曾一度使阴铿感到困扰。你看《咏鹤》中的那只鹤：“依池屡独舞，对影成孤鸣。乍动轩墀步，时转入琴声。”鹤的傲然卓立之神态，对影自怜，唳声不凡之气节跃然纸上。这不正是诗人对自己处世为人态度的最形象的规范吗？在这方面，诗人唯恐不能尽其意，更以“岁寒三友”中的竹（《侍宴赋得夹池竹》）、梅（《雪里梅花》）二君的不畏严寒，傲雪独放的坚强品格和超凡脱俗之态自况。阴铿的咏物诗所写之物（松、竹、梅、鹤等）自然仍属一般的、具有传统象征意义的事物。但可贵的是，这些为人们反复咏唱过的东西到他笔下，不仅摹物状情妥贴自然，用典精当又不掉书袋，且常能自出新意。譬如，《侍宴赋得夹池竹》一诗中，诗人既写了特定环境（兔园）中的竹子“垂翠不惊

寒”，以其“葳蕤”之色与严寒抗争的高贵品格，又特意交待了竹子“叶酝宜城酒，皮裁薛县冠”的重要贡献。随后，诗人更驰骋联想，描述了与竹有关的美丽神话故事传说：“湘川染别泪，衡岭拂仙坛”。顿时，给竹君高洁的形象上又罩上了一层神秘动人的光彩。从这首诗中，是否可以看出阴铿主张“真、善、美”相统一的美学观来？诗人认为：凡美的东西，也同时应当是对人类有用之物。（当然，其逆定理则不成立。）如果美的事物在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积淀过程中，又能以某种传说、故事相伴而产生、而发展，那这美的事物则更富有迷人的美学价值。如果再一步探究，也不妨看作是阴铿对自身价值的观照：在暂无法摆脱的环境（官场）中，绝不同俗自媚于众；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让自己的芳名流传百世。

和历代文人一样，阴铿也有一些

酬和应对之作。这类酬唱诗的对象不外是同僚、故旧和乡人。一般说来，文人的酬唱诗立意高远，情真意笃者少，而多数则是互相奉承，甚至曲意迎合的浅薄无聊之作。从阴铿仅存的几首酬唱诗来看，无论是代同僚抒发爱妾亡后的伤感之情（《和樊晋陵伤妾》），还是设身处地抒写上司客居他乡的思归之念（《和侯司空〈登楼望乡〉》）；不管是与旧知唱和摹写眼前之景，直抒川路遥远，不得相会的遗恨（《和登百花亭怀荆楚》），还是替友人表达岁暮扁舟独征的艰辛（《和傅郎岁暮还湘洲》），无一不写得情绵意切，使人读后不能不为诗人那种先他人之忧而忧，后他人之乐而乐的宽广胸怀所感动。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几首“和诗”中，又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代为他人抒写情怀。这与一般的酬唱诗有很大不同，与他人无至深之交，绝不可能代人直抒胸臆。